

第十四回 你為我奔我因你走同行不是伴 他把誰呼誰將他喚事急且相隨

詞曰：

既維親情難割斷，惡縱如山，只合心頭憾。若突逢他落難，忍將冷眼從旁看？僕僕長途都有算，便是勞勞，遠道非無干。誰知通路不親人，正是追求好鴛伴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幸小姐與毛小燕，夫妻二人到了船中甚是歡喜，日以做詩消遣，夜宿曉行不題。

卻說幸尚書，自從報廉清中了狀元，又喜又苦，門庭甚是熱鬧。又因廉小村不肯見官見府，一應慶賀之事俱推在幸尚書身上。故此竟不象是女婿做官，就如中了兒子的一樣。幸尚書忙了多時，便定中思痛，想著女兒，悲悲切切，與夫人鬧過幾番。隔了多日，忽又來報廉清欽賜養親完娶，已辭過朝矣。著這一驚不小。又過不多日，早是廉清自著人來報說：「不久入境。」幸尚書與夫人得了此信，幾乎嚇死。二人只埋怨不題。

卻說幸小姐同著毛小燕，在船一路而行，誰知與廉清的坐船只在前在後，同歇同行。只因廉清的船是有府、州、縣撥送人夫，連夜而走，所以甚快。又因到了碼頭之處，必有官府接見、送禮、請酒，方才又行，所以耽擱。幸小姐的船卻是夜宿曉行，故只在前前後後，相去不遠，每到夜間吹吹打打，甚覺耳中瑣碎。幸小姐故意問家人道：「前面這官船上是什麼官府，這等熱鬧？」家人說道：「這是新科廉狀元，欽賜歸娶的。故此興頭。」幸小姐聽了便不言語，卻心中甚是得意。

因悄悄對秋萼說道：「妳我離家以來，不知老爺與夫人如何埋怨，也不曉得我有這些事情。今廉清奉旨娶我，畢竟早已報到家中。老爺、夫人不知怎麼著急。今日幸喜恰恰同著而行，須得我先到家，將這些事情說明方好。若是廉郎先歸，我父母一時露出真情，豈不埋怨母親不了。必須我先在他前走，早得一刻也是好的。如今這些水手有限，況且府縣官雖有毛老爺的牌票，因見是家屬船，故撥來人夫俱是些老弱不堪，如何趕得快路。」秋萼道：「從來說『人在人情在』，若是毛老爺自己在船上，又不是這樣了。」幸小姐道：「我如今想來，惟利能動人。明日叫人將銀子多僱些人夫，便不怕不快。」二人商量已定，因吩咐了家人。果然次日到了碼頭上僱了十數多繃夫。

這日人多，一齊打著號子，船去如飛。幸小姐聽了心中甚覺爽快，因將紗窗推開觀看，看了半晌，忽見一個繃夫因小解了，在後面趕來，恰在船旁邊走過。幸小姐忽然看見，吃了一驚不覺失聲道：「啊呀！」忙悄悄叫過秋萼來看。秋萼見了，也失聲「啊呀！」幸小姐連忙搖手，將紗窗掩上，恰好毛小姐趕來，二人就不言語了。

毛小姐見他二人說話瞞著她，便再三盤問道：「我與公子夫妻之間，有事何必瞞我。」幸小姐見她著急，只得連忙說道：「我同小姐情同魚水，百年如一，有何事可瞞？只是這人，說來實有關係於我。今忽見他，使我又恨他，又憐他。故此小姐問我，一時未及回答，非敢瞞也。」毛小姐問道：「郎君所見何人，可與妾細言。」幸小姐回說道：「方才所見之人，實是母家至戚。只因他為人下不端，往往設計生釁，故我恨他。今見他在此道路行役，未免起我骨肉憐念之心，但不知他為何遭到如此？我若竟與他相見，恐有不便，意欲煩小姐與我『如此這般』問他一番，若悔其過犯，再『如此這般』帶他回去。我心始安矣。」毛小姐聽了笑道：「文人遊戲，何所不為？」遂吩咐家人上去，叫那繃夫。

原來這繃夫不是別人，就是幸小姐的母舅寧無知。他自從拐了貝公子的千金聘物，連夜逃走，上了江船，一路往北，到了起早的所在，便僱了一匹驢子夜宿曉行，不一日到了京城外面。趕腳的歇下牲口，寧無知便問道：「這所在可有飯店安歇嗎？」趕腳的道：「這一帶俱是安歇往來客商的。相公若要潔淨好下處，除非城內去尋。」

寧無知想道：「我行李內有這些東西，城外雜，我一個人怎好照管，還是城內去安穩。」遂找了腳錢，便自己背了行李，往城中來尋店。到了城中，只揀大街上熱鬧所在而走。但見人煙湊集，兩邊開的都是些京貨店、大字號，並不見有什麼飯店。寧無知走來走去，背著行李，早背得身上汗流如雨，氣喘腳軟。只得將行李放下，自己坐在行李上，拿著一把油紙扇兒亂扇。

扇了一會，正要問人，忽見一個人穿著一身華麗衣服，有上戴著一頂細結高巾，在人叢裡走將來，朝著寧無知深深作下揖去，道：「老丈久已不曾相會，誰知在此相逢，恭喜，恭喜。」寧無知正坐在行李上，忽見這個有體面人走來與他作揖，口稱「老丈」，便連忙立起身來還禮不迭。誰知這人作下揖去，口裡敘著寒溫，就說個沒完沒了的，那人說完起來仔細一看，忙賠笑說道：「原來是我認錯了。得罪，得罪！」將手一拱，又往人叢裡擠去了。寧無知見他認錯，便大笑道：「世上有這樣冒失鬼，人都認不清，混來與我作揖。」說完，便坐將下去，卻坐了一個空。一交跌翻！再一看時，行李不知哪裡去了。

寧無知見行李被人拿去，只急得跌腳捶胸，亂嚷亂跳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」走路的人便來問他，寧無知告訴不見了行李，內中有千餘金東西，不知被哪個拿去了。眾人道：「你行李中既有這些銀子在內，為何這樣不謹慎。這京師所在，神棍拐子，上千整萬的，稀罕拐你一個。你只好認晦氣罷了。」有的說道：「大約還去不遠，趁早趕去，只怕還趕得及，也未可知。」有的說道：「你老哥，想是被『善中求』拐去了。」寧無知忙問道：「『善中求』住在哪裡？乞大爺指明，我好去尋他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你這朋友真是外京老實人。我這京城拐子有兩種出奇名色，專門在城門口看人行李進門，他見了孤單客人，便跟在後面。外京人哪裡知道路徑，便尋人問路，他便指東說西，引你彎彎曲曲到僻靜冷巷，沒人所在，便一伙上前一頓拳頭，奪去行李。這叫做『惡中取』；有一等一面不識，混認親戚朋友，拱手作揖，挨進身來，拐了東西。這叫做『善中求』。其餘也說不盡。」

寧無知聽了，只急得沒法。想了一會，只得趕尋。哪裡有個影兒。只是歎氣。要尋飯店安歇，店家見他空身，俱不肯留，只得依舊出城走到下驢的所在，與眾人說知。眾人見他苦楚，便留他歇夜，幸喜身邊還剩些零銀，買些飯吃。到了夜間，想一回，恨一回，道：「誰知一個到手銀錢，又沒福消受。我費了多少心機，倒被他輕輕拐去。」一夜不曾合眼，卻又癡心不斷。

次日又入城找尋，一連數日，早將身邊銀子吃完。只得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真是小騙遇了大騙了。」一時進退無門，因想道：「外鄉酒不如故鄉水。我回去，極不濟還是尚書阿舅，誰不奉承。在此誰來理我。就是貝公子與我講嘴，我去求姐夫，姐姐也要看顧我三分。」

主意定了，遂將身上幾件衣服賣了，放在腰間做盤纏，往湖廣一路而走。誰知禍不單行，天豈佑惡。寧無知到了山東地方，一日正走著路，忽遇著一起逃荒百姓。走到面前，見他獨自一個走路，竟一擁上前，一把捉住。寧無知雙拳難敵四手，早被眾人推倒，按頭的按頭，摠腳的摠腳。眾人將他腰間亂搜亂挖，盡行搜去，又見他穿著綿衣，也剝了下來，連鞋襪也剝了。寧無知在地下亂滾亂哭，高叫哀求。眾人哪裡理他，便一哄的爬山過嶺的去了。

寧無知在地上滾哭了一會，只得立起身來，身上只留得一件白布褂兒，一條褲子。因歎氣道：「這想是『惡中取』了。還算我造化，不曾被他打傷哪裡。若是打壞，走不動，只好餓死在這荒郊野外了。」因見天色漸晚，只得挨入村中，逢人告訴被拐苦楚。有人憐他落難，留他歇宿。幸喜是八九月天氣，夜間還不大冷，宿了一夜，次日只得又行。

自此沿途求乞，到了通水路的所在，便混入驛中與人扯繯，一路下來。這日恰恰幸小姐隔夜吩咐了家人，僱繯夫趕路。船到山水驛，家人上去與驛官討了幾個應故事水夫，便又將銀子僱人。這些繯夫見有銀錢僱人，大家來爭。家人只揀幾個精壯的僱了。寧無知是一向受用的，今日初進，身子也還好看，故此在內，遂一齊上繯。不期一時尿急，在後面小解，誰知被人細細看明。他不曉得，竟自上繯而走。不一會，忽背後有人趕來，扯著說道：「公子喚你，可跟我上船。」寧無知吃了一驚道：「公子喚我做什麼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哪裡曉得。」遂扯著就走。

家人領他上船，只見毛小姐改了男妝，飄巾闊服坐在艙中。寧無知看見連忙跪下磕頭，道：「不知公子喚小的做什麼事？小的並不曾躲懶，求公子饒恕。」假公子道：「我見你不象是個繯夫，想是好人出身，為何作此賤役。想是犯了什法，配在驛中。你從實說出，我有處置。」寧無知見公子並不怪他，便滿心歡喜道：「小的實是好人兒女，並不曾犯法。公子要問起小的根由，小的有無限的苦楚，只得要直訴了。」便跪在船板上，訴道：

自小生居孝感縣，地名雖好我不善。
上無父母下無兄，一任邪心用機變。
有個姐姐是同胞，已嫁尚書誰不羨。
人人見我懼三分，讓我裝腔學花面。
姐夫愛女要擇婿，不許富家許貧賤。
借此謠言騙姐姐，姐姐聽了心中眩。
只礙姐夫在面前，忽然湊巧選秋彥。
同了兒子赴科考，我將甥女通別線。
暗約日期收聘財，白銀更有黃金釧。
喧天鼓樂正送來，姐夫恰歸親可見。
拳打腳踢打媒婆，楮婆打得團團轉。
小子見風便轉船，速去藏身只是戰。
禮物退回沒奈何，又與媒婆同一串。
全全收去匿家中，許朝許夕教人盼。
只言甥女在我家，快些備下合歡宴。
貪癡公子信為真，娶親轎子門前旋。
打扮媒婆悄上轎，充做新人去如箭。
忙將門戶緊牢栓，席捲金銀裝裕褹。
連夜逃來上北京，三考吏員酬宿願。
誰知天理不容虧，長安市裡尋飯店。
傷天害理得人財，小騙誰知逢大騙。
赤手空拳難久挨，只得還把家鄉戀。
才到山東荒野村，饑民湧出如雷電。
剝衣奪物精打精，只留布褂褲一片。
此身流落官驛中，日日幫人來扯牽。
三食粥飯不週全，五夜遮身破草墊。
如今自悔念頭差，望求公子行方便。
殘羹剩飯舍碗吃，鍋塊饅頭並冷面。
破衣破帽並破鞋，救我殘生存一線。
保佑公子與夫人，早養兒孫入翰院。
我因搬弄事和非，這才叫做活世現。
如今細細已供明，懇求放我登彼岸。

毛小姐聽完笑道：「原來你是輕嘴薄舌，短見無行之人。論理不該看你，但你今能改悔自陳，實情可憐。你今不必上岸去扯繯了。」因喚過家人吩咐道：「這個人既說得苦苦惱惱，我今是便路，可帶他到湖廣，放他回去吧。」寧無知聽見，再三拜謝起來。家人將他關在頭艙道：「公子吩咐，不許你在外探望，飲食自有人送來。」寧無知便鑽入船頭，忙將船板蓋好。此時幸小姐同著秋萼，俱在後艙細細聽明，等毛小姐一進來，便相見大笑道：「好個公子，這件公事卻審得明白。」毛小姐笑道：「不是我會審，還虧他老實，細細供明。看起來我竟是他外甥媳婦，他竟是我的舅公。後來曉得，倒不好意思。」秋萼道：「這也是他天報，方出我家小姐的惡氣。」毛小姐道：「只不知你家的小姐後事如何？可是這樣愛富嫌貧？」幸小姐道：「我妹子知書識字，才智過人，決從父命。妳明日相見，自然曉得。但我今見他身上寒冷。秋萼，妳尋件衣服與他。」秋萼忙取了幾件舊綿衣被褥，叫家人拿去。寧無知悶在船頭，正暖氣烘烘，恬然睡覺。今見賞他衣服被褥，一發歡喜。正是：

惡人雖說是天磨，畢竟天心愛處多。

不是一切折磨盡，如何改悔到心窩。

自此一路僱夫，連夜用力。不一日已到了湖廣地方，離家不遠。幸小姐甚是歡喜。

卻說廉清，在船日久，今見入了境中，恐怕鄰近官員知覺，未免又要耽擱，便吩咐跟隨道：「老爺我思家念切，若驚動了地方官，又費一番工夫。老爺我起早先回，你們後來吧。」廉清遂帶了數個家人，竟從旱路而走。廉清在馬上暗想道：「我這番榮歸，若論起來，我當初貧賤，自小虧岳父收留，教我成名。又將小姐許我，這識見知己之恩，真千古所未見，只宜先去拜謝他才是。但我如今是欽賜養親完娶，是親在前，而娶在後，又豈可違旨先及私事。還是先到家去是正理。見過父母，然後拜見岳父母，則倫理俱盡矣。」廉清定了主意，遂在馬上加鞭，一路而行。行了兩日早到鴻漸村不遠，遂先著人通報，自己慢慢而來，早望見家中氣象與往日大不相同。原來俱是幸夫人著人蓋造齊整。那家人到家見了廉小村，跪稟道：「狀元爺榮歸，就在後面到了，特差小人先來報知。」廉小村聽了大喜，忙問道：「狀元爺幾時到幸府的？」家人道：「幸府還未曾去。」廉小村聽了，著驚道：「怎麼不先到幸府去？」家人道：「狀元爺說是奉旨養親，故先回家來拜見老太爺。」廉小村著急道：「你快去對狀元爺說，我問他這官是哪裡學出來的？快快不要做此沒人心背情理之事，惹人談論。若是先來家見我，我也決不見他。」家人聽了連忙跑回，攔著廉清的馬頭，將廉小村言語細細稟上。廉清勒馬思忖道：「這實是我父親的厚道，但我欲至此，再奉父命而往，就不為背旨了。」便勒回馬，竟往幽蘭里來，也先著人去報知。幸尚書與夫人聽了，一時驚慌無措。不一會家人又來報道：「廉狀元已進村了。」幸尚書只得先叫兒子幸天寵出門迎接。廉清在馬上，遠遠看見舅子立在門前街上接他，便慌忙下馬，疾趨走到，用手攙著幸天寵道：「有勞大舅出迎，得罪，得罪！」二人攜手，遂同走入門來。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多情推去，有情尋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麟兒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